

世相物语

新荷一尺高

□王太生

喜欢清圆的荷叶，从水中一跃而起的清纯样子。一跃而起的荷，有足够的弹性，新荷出水一尺高。

新荷出水一尺多高，有点像人，一个少年。

少年从懵懂中醒来，一抬头，一踢腿，伸伸胳膊，蹦蹦跳跳，就有一尺多高。

荷，可以生长到两米以上，在江南田田的荷塘里，足够遮没一条小船和船上坐着的采莲女。

我当然喜欢初夏的荷，和它虎虎有生机，自信、青涩的样子。

从前的荷花，和现在的没有什么区别，柔柔地醒在池塘。

我不喜欢在私家园林的水池里看荷，而喜欢在寂寥宽阔的水面上。那时候，我在杭州西湖边，与一枝荷，坐成平行的姿势。

荷花依然年轻，铺天盖地，长相恣肆。我时不时翻出那张旧照片，照片上有我吸拉着一双浅灰色的凉鞋，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而那双鞋早已不知去向。

走过的一条路，会记住那里的标志。上初中时，为了抄近路，就

走城郊结合部的农田小道，路边有一大片荷花水田，铺着硕大的连天碧叶。

读过的一本书，会闻到里面的气息。孙犁的《荷花淀》，有大片大片荷叶，这样的粉色荷花，文字里有婆娑的影子。

在中国许多地方，你都有可能遇到一株荷。野外荷是成片的，一片荷，才能构成一小块风景。荷丛中，有一群鱼，游来游去——荷在季节里生动。

只要有一掬水，就有舒展下去的理由。上初中时，我就读的那所百年老校，图书馆山墙大殿合围的天井里，有一口荷花缸。正是盛夏草木忘情的时节，荷醒了，从叶间钻罅而出，一枝独秀。陶质的水缸，裹衬着荷的亭亭玉立，陶仅用这一缸水，将荷捧在掌心。

汪曾祺种荷花，“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作‘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倒进大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

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说：“我开了。”

“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浮生六记》中记载夏月荷花初绽时，晚含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荷叶下面是藕。周作人《藕与莲花》谈到莲荷小吃：“其一，乡下的切片生吃；其二，北京的配小菱角冰镇；其三，薄片糖醋拌；其四，煮藕粥藕脯……”荷叶用于粉蒸肉，花瓣可以酿酒。”

在西塘古镇吃荷叶包的粉蒸肉，油而不膩，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粉蒸肉是杭州一带的特色名菜，始于清末，相传用“曲院风荷”的鲜荷叶，将炒熟的香米粉和经过调味的猪肉裹包起来，蒸制而成。

荷在莲塘，积聚而生。季羨林《清塘荷韵》里说，荷在莲塘会

“走”。“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

我喜欢浅水荷塘这样的清静地方。有时幻想，在我的生活中，也有这样一片荷塘，一大片繁杂，包裹一小片安静。下雨天，可以打一把伞，到荷塘垂柳边散步，听雨点打在荷叶上。天晴时，还可以邀上一位写诗的朋友，用干净的荷叶，包二两花生米、半斤猪头肉，坐在荷塘边喝酒。荷叶上有两颗水珠滚动；我和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谈诗：“荷，是一只摊在水面上的盘子，水天之间的容器，珠玉清气，包裹或者承托……”朋友傻傻地望着一大片摇曳的荷，说，他现在不想写诗了，真想摘几片回去，煮一大锅荷叶粥。

一个有着孩童般天真的男人眼里，荷塘是一个遮闭的世界，唯有一阵风吹来，荷在动，藕荷清香。

从初夏一枝绿荷旁边，到古人所说的“一一风荷举”，我尤喜欢新荷出水一尺高。

东渡苑的荷花，不仅是夏日的风景，更是我心中永远的画卷。每一次来到这里，都能让我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找到内心的平静。这里的每一朵荷花、每一片荷叶，都是我心灵的一部分，是我无法割舍的情感。

如今，再次漫步在东渡苑，看着荷花在阳光下轻轻摇曳，我感到了时间的流转和生命的轮回。岁月改变了很多，但这里的荷花依然保持着它的高洁和纯粹，仿佛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文。

又见东渡荷花开，不仅是对美景的再次遇见，更是对生活、历史与自我认知的更深一层体悟。这一片刻的美好，将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诗篇。

又见东渡荷花开

□钱志芳

像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鉴真大师五次东渡日本尚未成功，第六次在这里一举成名。一千多年来，鉴真东渡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佛教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东亚地区，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东渡又是福地、成功之地。而荷花，则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抹亮色，给这份厚重增添了几分柔美和生动。

荷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清新而又淡雅。我沿着荷塘慢慢地走，每一步都踏在光影交错的故事中。那些曾经在河面上航行的船只，如今已化作尘土，只有这些荷花，年年岁岁，依旧在这里静静开放，守护着这片水域的灵魂。

我看到荷花下的鱼群，它们在荷叶间游来游去，偶尔跃出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这些鱼儿与荷花相依相伴，共同编织着东渡苑的生命力。或许这就是自然与历史的和谐共处、生命与文化的交融互映。

有时走得累了，我便在荷花旁的亭子里的长椅上坐下，望着眼前这一片荷花，心中涌起一股宁静。东渡苑，它不仅仅是一个欣赏荷花的地方，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在这里，我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深度、文化的温度，以及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的美好。

心灵片羽

写给夏天

□俞慧军

我必须为甲辰的夏天
写一首祈福的诗歌
绿色覆盖的泰岭候鸟啁啾
波光激滌的河流一泓如碧
秀隽的村庄倒映在太湖怀中
丰腴的大地绽放绚烂的花朵
坐上一辆古老的斗篷车
沿迤迤的湖岸踽踽独行
寻觅芦花飘逸的少年时光
夏鸕鸟睁开惺忪的睡眠
谛听街巷柔情似水的吆喝

月季花沐浴柔和的阳光
从春一直开到姹紫嫣红的秋
穿越岁月的时空
仓颉造字感天动地
因为文字让人类走出鸿蒙
而神医华佗的每一次造访
让泱泱寰宇疫病消弭
夏雨淅沥，像不像
从天而降晶莹剔透的诗句
治水英雄共工先祖啊
请为风调雨顺的华夏祈福



又是凤凰桃熟时

□胡昌宏

我的白发很多，你总归寻得到我。我就排在街边长长的卖桃队伍中，你远远地望过来，我们红顶的帐篷就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稍稍近一些又恍若是一只只肥硕的水蜜桃。当你从人群中向我走来时，或许我正在读余秀华的诗歌《我爱你》，亦或是在看张抗抗的美文《故乡在远方》，我们的摊位就是浓浓桃香中和着淡淡书香的某一个。我一直等着你，不怕岁月蹉跎，只是静静地想着心中的月亮如何圆缺，看着平凡的时光如何老去。

人生总有无数美好的瞬间，当你的指尖轻触凤凰水蜜桃时，会不会又想起那个你曾经爱过的人。遗憾是长在心头的痣，那些无法释怀的离别与伤痛如陇头月、坡上雪，是田埂上芳香的花朵，也是路边温柔的草丛。我时常回到多年之前的那个盛夏，牵起你的手，走过青山绿水，我时常唱起你喜欢的歌，摘取一只水蜜桃，攥进岁月的掌纹里，许它疼痛和甜蜜。

咬一口凤凰水蜜桃，文昌阁上的风铃就轻叩我的心。永庆寺里传出袅

袅禅音，山歌馆内唱响婉婉歌声，凤凰湖畔飘来阵阵荷香，甜蜜的日子总是如此多情。我默读着清晨那些鸟语，黄昏那些虫鸣，太阳落下，我摘晚霞做成你的裙裾，月亮升起，我裁月光制作你的纱衣，若你觉得还不够浪漫，那就让漫天星辰装点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们一定要像温润的水蜜桃一样，用内心的甜蜜去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在岁月斑驳的渡口，每天都演绎着无数的相遇和离别。我把你和凤凰的水蜜桃一直藏在心田的深处，藏在每年都会发芽的青春里，想念的时候就剪取几许凤凰湖畔的烟波与晚霞，用水蜜桃浓郁的蜜汁酿成酒，你什么时候来和我们醉一场呢？

我时常剖析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今天的风翻到了这一页，我又絮絮叨叨说起了情话：“近日天气晴好，宜下江南，希望我笨拙的文字能撩拨你心灵的翅膀，来凤凰吃水蜜桃吧，我有好多故事要说给你听呢！”

渔网破了

□徐正敏

你随誓言离开之后

那片海,再掀不起一片浪花

断裂的礁石也无心收留

那只搁浅的寄居蟹

霓虹依然是黑夜的亮点

而无心填补的初心

已搁浅在光阴的暗礁处

只有撕裂的时光随着漂浮物

延续红尘中的裂变

父亲和土地

□张 勇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在几十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中,父亲和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善言辞的父亲,为人真诚善良,因为排行老三,村里人都亲切地称他为“三爹”。父亲忠厚老实且乐于助人,赢得了邻里乡亲们的敬重。父亲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插秧、挑把,打谷、扬场……各种农活父亲都能得心应手,干一样像一样,真可谓十八般农艺样样精通。邻居们在种地时遇到疑惑都来向他请教,父亲从来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把传承自祖辈或自己摸索到的关于种田的经验和方法教给大家。

记得小时候,家里种植了水稻、棉花、玉米、小麦,以及黄豆、蚕豆、芝麻等农作物,一年到头除了农闲时去建筑队做零工之外,其余的时间父亲都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我的母亲自幼落下了残疾,不能干重体力的农活,别人家种地都是夫妻相互协作,而我的父亲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在田间地头忙活。在现实面前,父亲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选择隐忍,勇于承担起家中顶梁柱的重任。

不仅要把大田种好,自留地和小菜地,父亲更是做到精耕细作。直到现在,我们家虽然大部分田地已被征用,但剩余的自留地还是被父亲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年四季种豆栽瓜,从春夏的韭菜、茄子、豇豆、黄瓜、番茄、青椒、丝瓜、苋菜、茼蒿,到秋冬的扁豆、萝卜、大蒜等等,在

父亲的侍弄下,都长得极其水灵鲜嫩。瓜果蔬菜丰收后,父亲将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售卖,还有一部分分享给左右邻居,农人的淳朴大方,在父亲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常说:“给人吃,传四方。”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

十年前母亲去世,父亲一个人守着他的土地过活,我曾劝说他不要再种地了,他说农民不种地还叫什么农民,大家都不种地吃什么,现在的日子好过了,但做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种地相当于运动,关键还有收成,何乐不为呢?没有耕耘,哪来收获?这是土地教给父亲的,父亲转授于我,并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播下种子、收获希望。

每次回老家,吃着父亲亲手种出的蔬菜,总能想起儿时的艰苦岁月,想起父亲凭一己之力,从土里刨食养活一家人。父亲总是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最有力的托举。天下父母的心是一样的,即便我的父亲只是一个终生与土地为伴的农民,但他给予我的爱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磅礴。

年逾古稀的父亲,依然在上坚守着他的信念,耕耘着他的理想。父亲和土地早已融为一体,达成了不离不弃的共识。我想父亲不仅体验着劳动带来的喜悦,更多是享受双脚行走在土地上的安稳和踏实。

爸，我想你了

□陆志宏

爸，我想你了，想你在这春天的暮色里，轻轻地出现在我的眼里，天边的晚霞映在你回家的路上，光影舒展在你的眉间，是你浅浅的笑，在微微的暖风里，归来的你笑成了我们最熟悉的模样。我揉揉眼睁开，想和你挥挥手，却不料，挥落一树繁花飘零。

爸，我想你了，想那年夏夜的星夜里。一夜无助的你，只能紧张地看着我，似乎所有安心的只有你的怀抱。昏睡的我没有感觉，只感到沉沉醒来时，你瘦削的肩膀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这个安宁的夜里，有的，却是你一夜不安的守护。

爸，我想你了，想那一年的秋天。点滴的灯光晃着你的影子，让你的重负，似乎在那一刻不再孤独，我和妈妈走近你，你展颜一笑，开心得就像那时少年的我无忧无虑。我感受着力你的艰辛，轻轻走出药房的门，任月光，在秋风里无言地摇曳。

爸，我想你了，想那个寒冬的下午，轻轻地你睡着了。我想，等会醒了你该又在阳光里和我们聊天，晚饭后是否又该开心地出去走走。可是，那夜的风很冷很冷，冷得我总想着你爽朗笑着的样子，冷得我总想着那双曾为我披上寒衣的手为何把我丢在了黑夜里，冷得我总想就这样默默地守着你，却守不住，眼眶里的话语独自在脸颊外面冰冷地颠沛流离。

爸，我想你了，想那些年你心旷神怡的憧憬，想湖光水色里你把我们看成了风景，想岁岁年年里你暖了我们的四季，想你在阳光透过的窗户下轻轻把岁月的记忆翻起。而今，在想你的四季里，一盏心灯，依然一直在为你亮起。

爸，我想你了，想你孤独的运行和从未的远离……



清晨小巷听风
谁家早起儿郎

时而书声弥耳
功课忙在晨光